

·开卷有思·

“文”与“人”的诗意融合

——写给孙勇和他的《原上的白鹿》

◇李锐



《原上的白鹿》
孙勇 著

孙勇新出版的散文集《原上的白鹿》，虽只有218页，但读后让人感觉体量很大、情感很浓、文辞很雅。徘徊其中如观花闻香、品茗赏景，洁净的文字外溢着一种扎实的功力、灵动的魅力，并伴有强烈的画面感。

这种既守真克制、机敏从容，又温润洒脱的文风，让我感觉该书的作者与我现实生活中接触的孙勇有段不小的距离。

2018年河南省散文学会举办的年会上，我首次见到孙勇，他给我的印象是朴素、内敛、低调、沉稳。2020年，在河南省散文学会、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的年会上，我再次见到孙勇，聊了一会儿，感觉他非常亲切、随和。后来又在几个文学群里陆陆续续读到他的文字，感觉到他文笔稳健，感情细腻，重感情，爱怀旧。

拜读了孙勇的散文集《原上的白鹿》，才发现文字中的他，与去掉社会“面具”的他判若两人。孙勇文学积淀厚重、笔力沉稳，心境明净、自由洒脱，可一旦置身于社会，跻身于熙熙攘攘的人流，他就会理性地给自己罩上一层铠甲。他说，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貌似有点过分谨慎又缺乏创意的自我保护，一是源于军队文化多年的熏染，二是现实生活境况的磨砺。

人们常说文字是作者心灵素养的投射，是鲜明个性的外现，《原上的白鹿》十多万字的文字

中，处处跳跃的俏皮乐观的生命力、敏锐的生活感知力，以及娴熟的文字驾驭力，才是孙勇本真的模样。更让我感慨的是弥漫在文字中的真诚和悲悯。即使是艰苦生活的过往，也因他的真诚豁达，给读者一种被生活善待的暖意。这些丰沛的情愫，仿佛是从他的心境中绽放的智慧之花，有的浸染着乡间晨露，有的携带着远古硝烟，有的又弥漫着都市繁华，但都不乏孙勇独特的心性与风雅，读来令人倍感亲切和温暖。

“我手写我心”是孙勇这本书最鲜明的特点。书中的50多篇文章，分界并不明显，若按比例来看，记录乡土的文章不少，也是他特别用心用情抒写的篇章。也许是因为故乡是他精神拔节的地方吧。多年前，他从故乡懵懵懂懂地出发，如今，历经生活的淬炼，他又重新打量故乡，对故乡的爱在笔墨间惬意地流淌，那种源自心灵深处的喜悦，酣畅淋漓，丰盈饱满。每一个字、一组词、一句话，都映射着孙勇满目的欢喜和璀璨。

故乡对孙勇的吸引力，随着时光的拉长而与日俱增。特别是乡村振兴的时代之变，把东狼、西狼两村拆迁后合并为新农村社区，昔日的农家院变成了高楼，孙勇每次回到故乡，都特别享受。我非常喜欢孙勇书中那篇题为《秋意浓》的短文。薅野菜的乐趣暂且不提，但看他偷西瓜的情节，奇妙又甜蜜，阅读时如与之同行。

故乡的美景、乡情和馥郁的乡愁，如浓淡相宜的山水画，镶嵌在孙勇机灵俏皮的文字里，和美而温馨。

“我换上《白鹿原》中鹿子霖的戏剧服装，走进陈忠实笔下那部背景宏大的叙事当中，迎面走来一个推着自行车、身着土布衣服的关中老汉。刻意的装扮，让人想起在白嘉轩家门口卖白蒸馍的那个小商贩。我的眼睛一下潮湿了，恍若进入了白嘉轩的时代。”这段话让我们看到孙勇的另一面：善思、敏感、细腻。

嫉妒和贪欲是万恶之源。鹿子霖的悲剧既是时代的产物，也是人性使然。孙勇在白鹿原的街道上行走，用心体悟《白鹿原》中一代人的倔强与卑微，想把自己对作品的感性认知，在现实的版图上理性复位，设身处地回味和凝视那些散落在《白鹿原》里的“白鹿”，觉得那些“白鹿”如同闪烁在陈忠实文学浩瀚星幕上的一束束微光。

我思故我在。古今对比，思辨追问，是孙勇对传统文学的由衷敬畏，也是他深植于“行走类”散文中的精神特质。他在行走中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演变，把乡村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更迭变迁，辩证地整合在一起。这种创作态度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正和传承，也为散文集《原上的白鹿》精神内核的生成提供了沃土。而且他书写时，态度虔诚，过渡自然，这些行走的思想智慧，在《从沈从文故里，到早岗苗寨》《走进史前大运河》《中牟是座“大”城市》等文章中，俯拾

皆是。

见过孙勇的人，都知道他体形偏瘦，若不是听他亲口说，以及《原上的白鹿》这本书中也记录了他当兵的事实——当的还是火箭兵、武警兵——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他还有过军旅阅历。这种反差，很多时候，很难让我把清瘦的他与雄健的军人联系在一起。但从他的文字中透射出来的精神气质，很快就纠正了我臆测的偏颇。

我很清楚，风骨跟高低、胖瘦没有任何逻辑关系，它是人根植在精神世界的“定海神针”。没有风骨的人，在现实世界中，往往会迷失自我，很多时候，在诱惑和利益面前更容易犯“软骨病”。对于一个喜欢文字的人，秉性与风骨常常隐含在笔下的文辞中。

《推开农具的门》清楚地记录着孙勇18岁去参军的事实，我则在他推开“农具”之门与穿上戎装的转换之间，捕捉到其细腻的情感变化。

出身农家又历经多年军队文化熏陶的孙勇，早已把家国情怀融入自己的文风，将洒脱与刚正无声地根植于文脉深处。

因他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，文字内在的硬朗与格局，常常无声地让他跳出小我，自带大气与正气，不局限于个人悲欢，始终联结时代与家国。

他的情感追忆和艺术思考在时空中时时碰撞，文风的纯正、语言的洁净和蕴含的价值取向，也彰显了他崇尚朴实、坚毅、公正的精神品格。

孙勇经常说他是吃过苦的人，部队的“针线包”对他影响很大，现在还保持着“缝缝补补”的习惯。一件衣裳，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这样的生存状态，他说他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，也从来不得觉得苦，相反，孙勇说这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。

勤俭节约、务实求真、忠诚担当的军队文化，深深塑造了孙勇的散文风格与处世格局，也成为贯穿他文风和人品最质朴坚实的底色。

清楚了孙勇的生活轨迹，再读他的《原上的白鹿》，朴素凝练、爽利明朗、灵动克制的文风与生活的高度反差，于我就不再有悬疑。近日，我又从几位与他深交的文友处了解到，生活中的孙勇，特别重情大气、包容谦和、乐于奉献。他兼职河南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多年，热心扶持中原本地文学创作，主动搭建文学创作、读书分享等交流平台，乐于成全他人；虽然数十年笔耕不辍，创作成果颇丰，却无文人傲气，一直秉持着利他之心，身上既有文人的温润儒雅，也有军人的正直担当。

在这个燥热的夏季，《原上的白鹿》带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使我的心境更为静谧，也让我多维度认识了一位表象上极度“断层”、精神上却诗意“融合”的孙勇——文人的儒雅和军人的风骨，构成了孙勇固守本心、达观乐思、刚柔并济的文学特质。